


包利民

著



花开

从一粒  
种子开始

 新世界出版社  
NEW WORLD PRESS



# 花开从一粒 种子开始



包利民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花开从一粒种子开始 / 包利民著. — 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7.6

ISBN 978-7-5104-6292-4

I . ①花… II . ①包… III 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 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 2017 ) 第 109145 号

---

花开从一粒种子开始

---

作 者: 包利民

责任编辑: 董晶晶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王宝根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( 100037 )

发 行 部: ( 010 ) 6899 5968 ( 010 ) 6899 8705 ( 传真 )

总 编 室: ( 010 ) 6899 5424 ( 010 ) 6832 6679 ( 传真 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wp.com.cn>

版 权 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[nwpcd@sina.com](mailto:nwpcd@sina.com)

印 刷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
字 数: 170 千字

印 张: 14.5

版 次: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6292-4

定 价: 32.80 元

---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买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 010 ) 6899 8638















PART 1



爱是人生中最美  
的风花雪月

---

## 不识南风的家

2000年的时候，大学毕业两年的我终于放弃了家乡那份半死不活的工作，揣着梦想，奔向了繁华的大都市。是的，除了梦想，我的行囊中别无他物。

整日奔波于钢筋水泥的城市之中，饱受白眼冷遇，频繁地更换着工作，努力地向着梦想靠近。有许多次走到了绝望的边缘，可一想到最初的壮志豪情，便咬咬牙挺了过来。

那时我租住在城市边缘的一所房子里，那是一座古旧的平房，在众多的平房之中，它毫不起眼地立在那里。就是这样的一个房子，还被一堵横墙从中隔开，成了南北两间屋子。南北各开一扇门，毫不相干。我租的是北边的屋子，因为它便宜些。入住后才明白，这个背阴的屋子有着其独特之处，夏天闷热难当，因为没有穿堂而过的凉风；到了冬天却奇寒无比，因为没有透窗而入的暖暖的阳光。虽然它恶劣至极，我却是有几分喜欢它，因为只有躲进这个所谓的家，才没有世事的艰险纷扰，它成了我心灵的憩息之地，别的，都不重要。

那一次，我经历了出来后最大的挫折和打击，甚至将心底赖以温暖自己的梦想也打碎了。绝望之中，我打电话给大学时的一个女同学，当初我们是最要好的朋友。我向她倾吐了所有的心绪，决定要返回家乡的小城。第二天，她竟然奇迹般出现在我的门前，带着八月里阳光的味道。

那一整天，她都坐在床上听我讲这几年的经历，脸上带着微笑，眼神中漾着感动还有深深的理解。日已夕暮，淡淡的斜阳透过窗户映在她的脸上，心底便莫名地有了感动。我问：“你看我住的这个小屋怎么样？”她一笑，说：“嗯，你这才是真正的不识南风的家呢！”她没有劝慰我，也没有给我任何鼓励，从始至终，她一直都是在听我诉说。然后，她便连夜踏上了回去的列车。

第二天黄昏，我正在收拾行装，忽然便接到了她的电话。在电话里，她轻轻地说：“在你那个不识南风的家里，知道最能感动我的是什么吗？不是你的经历，不是你的脆弱，而是那一抹红红的晚霞！”那一瞬间，正有斜阳印在窗棂上，我忽然就听见了自己心跳的声音。她说：“也许只有你的这个家，才能看见那么美的夕阳了！”

放下电话，我静静地坐在满室的晚照之中，有一种说不出的释然与淡远。在这样静美的时刻，还哪会有尘世的纷扰入侵我一颗红红的心？以前从没注意过，这个没有人愿意住的房子里，竟会有着这么美丽的斜阳，亦如别人的房子里有着暖暖的阳光。

那个黄昏，我一直坐在窗前，直到夕阳落尽夜幕长垂。是的，我的房子虽然不识南风，虽然没有一窗正午的阳光，却有着最美的斜阳晚照。就像我的生活中虽然没有温暖没有成功，却也一定有着不为人知的最美的东西。

当再一度夕阳临窗，我已鼓起了铮铮的勇气，在美丽的斜阳之中，我没有了任何退缩的理由。

## 房前的花与屋后的树

去年随老叔去黑龙江北部的一个极偏远的地方走亲戚，汽车飞驰在公路上，仿佛黑土地走到了尽头，外面越来越荒凉，村庄也渐寥落。这里是很贫困的地方，那种荒芜的气息，早早地浸染过来。

汽车途经一个村子时，眼前就忽然一亮，虽然村中都是低矮的草坯房，可是每一户都有色彩点染。或是房前的院子里，种满了花草，或是屋后的空地上，栽满了杨树。正是盛夏，满目的葱茏与鲜艳，与整个村子的背景似乎极不协调。汽车每路过村子，都是如此，稍觉诧异之后就了悟了。也许，这正是贫穷中的一种精神所在，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寄托。正因为有了这种希望，这里的人们才不会在贫穷中潦倒下去。

经过一路的颠簸，终于到达了亲戚家，那是一个更为偏僻贫困的村子。一进亲戚家的院子，一大片鲜花正在盛开，氤氲的香气萦绕在草房四周。表伯一家极热情，与室内的简陋和冷清形成鲜明对比。我从窗口向房后看去，几棵钻天杨挺拔地站立着。吃饭的时候，我问表伯：“怎么这一路过来，看见村子都是栽树种花的？是风俗吗？”表伯笑着说：“算是风俗吧！我们这儿很多年都这样了，每家生男孩栽树，生女孩种花！”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心里有了些许的感动，对那个不知什么年代创始此风俗的人心生敬意。在这样闭塞落后的地方，竟能有着如许诗意的风俗，栽树是希望男孩长大后

能像树一样伟岸，撑起一方天空；种花是希望女孩能像花儿一样，丰盈美丽自己的一生。

吃过晚饭，我在村里闲逛，果然如表伯所说，家家如此。而且这里的人极好客，一点儿不陌生，纷纷和我打着招呼，让我有一种在都市中体会不到的温暖情绪。晚上躺在土炕上，和老叔、表伯闲聊，而头脑中一直摇曳着那片花香树绿。当我说起自己对这种风俗的理解之后，表伯说：“我们这儿都是没啥文化的粗人，根本想不到你说的那些！”我讶然地问：“那到底为啥要种花栽树呀？”表伯点起一根旱烟，深吸了一口说：“其实挺简单的。我们这儿都穷，生了男孩，长大要娶亲，栽几棵树，等孩子长大了，树也成材了，打点儿家具。生女孩子种花，倒也没啥太大的用处，不像栽树还能卖点儿钱，就是在女孩出阁的时候，带上一包花籽，日后她要是生了女孩，就把花籽种上。我们就琢磨着这女孩家嫁人之后，能像这些花籽一样落地生根，好好过日子！”

听了表伯的话，我的心中才真正地释然了。虽然这种风俗的内涵比我想象的要简单得多，可那份诗意却丝毫没有稍减，这种平凡淳朴的爱与寄托，如树荫笼罩花香洒染，一代一代生生不息。那生长在黑土地上的美好心愿，如许深沉，这也许正是引领他们走出贫穷的精神力量。

乘车返回的途中，再路过那些村庄时，凝望那一片绿荫与绚烂，感动之余，心底便也多了一份清凉一缕清芬。当汽车把那一方水土远远地抛在后面，心里的温暖却是久久不散。

## 瓶子里的花园

我有一个同学，高中毕业后便参军去了，后来去了边防某哨所服役，一待就是三年。哨所几乎在黑龙江的最北端，长年地寒冷，他们一共只有三个人，唯一的娱乐就是凑在一起听那台破旧的半导体，生活单调而寂寞。我可以想象得出他们的日子，可是在他给我的信中却从未流露出半点的消沉与厌倦，相反地却充满了激情。

当他复员回来后，出现在我面前仍是神采飞扬的样子。我问他：“这三年你是怎么过来的？难道一点儿也没消沉过？”他笑着说：“一开始的确有那样的时候，我跑到山上大声地喊，喊得嗓子都哑了，觉得快要崩溃了。可后来我有了自己的花园，一切都好了起来！”我很是吃惊，那里四季寒冷，长一棵草都难，哪来的花园？他便给我讲了“花园”的故事。

有一天他在山上巡逻，看见向阳处有个玻璃罐头瓶子，里面已有了半瓶土。他当时便拿起来仔细看了看，此时已是春天，他发现那土里仿佛要吐出小芽的样子，便宝贝似的把它拿回了哨所。他把矿泉水倒进去一些，期待着能长出些什么。另两个人便笑他，说这里都是秃山，一棵草都不长，那瓶子里也许会长出狗尿苔吧！可他依然充满了希望，一个月后，他惊喜地发现，瓶子里真的吐出一一点绿色的小芽儿。他欢呼着喊来了两个同伴，三个人围着那个罐头瓶又唱又跳，因为又有一个生命和他们共同成长了。从那以后，他

们轮流给小芽浇水晒太阳，每天记录它的生长情况，就像记哨所日志一样认真。渐渐地，又有几棵小芽儿从土里冒了出来，这更增添了他们的欣喜。后来，瓶子里长出了几株小草，只是那种在大地上最常见的小草，可是在他们眼里，这几株草要比鲜花还美丽。他们称这个瓶子为“花园”，每天他们都去“花园”散步，让心徜徉在那一小丛绿色中。日子忽然就变得生动起来，再也不觉得难熬了。

后来他们收了草籽，又找来好几个瓶子，准备在春天时种上。就这样，他们的“花园”扩大了。他们以前从没想到，这样随处可见的小草会有一天给他们的生命增添这么多的亮色！看着那些鲜嫩的绿色，他们想到了家乡的原野与森林，让心漫步于其中，生命竟变得如此宁静和充满希望。

三年后他们退役了，他们对新来的三个战士讲了这个“花园”的故事，并把这作为一项任务正式交接。回来后，每个见到他们的人都说：“看你们的样子不像在那没人烟没绿色的地方待了三年啊！”他们相视一笑，说：“我们有自己的花园啊！”

听完同学讲的故事，我的心就像下了一场流星雨，那份震撼与感动是无法形容的。在世事的艰难中逐渐变得冷漠的我们，虽身在闹市中却觉得孤寂无比，甚至落寞绝望。其实，只要在心中栽上一株小草，生命就多了一片美丽的花园，还怕什么严寒孤寂？世界就是这样，只要你用心去呵护一棵草的绿色，命运就会给你整个春天！



## 雪落长河

成长之中总会有那么多的挫折苦恼，常常在某个时候给生命一次又一次的冲撞。那样的时刻里，就如我们东北的严冬，生活萧瑟而黯淡。告别大学时代，走出校门的那一刻，还不清楚脚下将要趟过多少泥泞。终于在坎坷中消磨了青春的闯劲，日子成为不变的重复，当模糊了生存与生活的界线之后，那些接踵而至的磨难也已不再疼痛，就如腊月里雪打在脸上的感觉变得麻木。

忽然记起少年时，老叔常独自在河边看雪。冬天的头几场雪降临时，大河还未封冻，一河流水仍自长流，那些雪花就纷纷扬扬地扑进浪花里，瞬逝无痕。当两岸的原野上已是厚厚的一层，河流却依然清澈，雪变成了它的一部分。那时的老叔正值中年，却是经历挫折无数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老叔当年似乎并没有我如今的麻木。

这个冬天，第一场雪来的时候，正是十月，中秋和国庆刚过。极猛烈的一场雪，虽然这场雪不会长久地停留，可那漫天飞舞着的片片瓣瓣，仍是牵动着思绪。我疾奔到野外的河边，此时所在的河流，离故乡的那条河已是千里，身边也没有了老叔凝望的身影。我坐在一块石头上，看无穷无尽的雪花落进河里，融入河里，而那流水却连波纹都不曾改变半分，那雪终究是荡不起涟漪。于是在凝神中明白，老叔的那张笑脸就如这河水般，而那些挫折打击就如雪花之轻，撼动不了他脸上的神情。